

到苏杭等地旅游,有一处富有特色的古迹常常被人忽略,这就是无锡市的东林书院旧址。

不久前我去过游过东林书院。走进院内,只见周围古朴幽静,绿荫丛丛,踏着青苔碎石路,穿行过几处院落,仿佛又闻室内传出的朗朗读书声,令人神往。

东林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书院之一,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是北宋理学家杨时等人的讲学之地。但它的鼎盛时期,却是明朝万历年间。被罢黜回归故里的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一群志同道合的文人,组成了一个类似读书会的组织,一年开一次大会,一月开一次小会,每次会期三天。盟主顾宪成写了一副对联,高悬在依庸堂上,表明他们读书的宗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国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道出了这群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广阔胸怀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朝代更迭,几百年过去了,这副对联成了不朽之作,代代相传,被奉为读书人的座右铭。

东林书院有一个很好的学风。他们读圣贤书,但不死啃教条,而是联系实际,议论朝政,指陈时弊,锐意革新。这些人往昔从政大都为官清廉,刚直不阿,关心国家大事,坚持反对当时权臣的昏庸腐败和阉党的暴政,他们虽然被贬,依然心系天下黎民。

东林人的读书讨论还颇有民主作风,规定在读完“四书”一卷之后,“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

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为了使读书会开得生动活泼,会上又规定“久坐之后,宜歌诗一、二章,以为涤荡凝滞,开发性灵之助。须互相唱和,反复函咏,每章至数遍”。在生活上,这些读书人提倡俭朴,反对奢华。“会约仪式”中有条规定:“各县各郡同志临会,午饭四位一席,二荤二素”,绝不搞大吃大喝。由于这项读书活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进步倾向,深得下层官吏和知识阶层的赞同,因而与会者日众,出现了群贤毕至畅谈天下事的盛况。

东林书院的启示

季音

东林书院最活跃的时期是十六世纪初,距今已四百多年。这座古书院给后人留下一个深刻启示:做人要胸怀大志,认真读书。

作家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走向进步的阶梯。”确实,书籍是知识的载体,每一个人走向社会,都得以为书为伴,从阅读中汲取精神营养。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更新很快,长时间放长读书,就有被时代淘汰的危险。

可惜,现在有不少人不重视读书,他们整天忙忙碌碌,有的忙于挣钱,有的满足于做官当老爷,或者是其他原因,都把阅读丢到了一边,这种情况是让人担忧的。近日读到一份对世界各国阅读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把中国列为阅读普及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民众每年平均阅读量,仅为有些国家的十分之一。

愚昧建设不了一个既富强又高度文明的国家。把读书这件大事放到生活的重要位置上来。



《Slide:ology》书里有一句,“检验一场演讲或培训效果的最好办法,就是看观众的眼睛。”每每在读书会活动中,看到大家因各种思维碰撞而开始眼睛发光,是我最享受的时刻。而从去年秋天开始,我们“书虫部落”开始尝试走出和打破读书会的局限,开始挖掘一种阅读类TED活动——“书声”,也有幸遇到海燕博客一起合作推动,由此,让我在推广阅读的道路上,在情感层面被刷新。

在9月第一次书声活动“说书场”中,因为准备的匆忙、人手的不足以及各种意外——比如主负责人在活动当天意外要加班,我不得不身兼三个角色:主持人、主负责人、登台讲者(并且是压轴)。两三百人的活动,会弄砸么?匆忙安排各件事情的部署和推进,在午饭间歇,我才找到时间尽量梳理下主持稿和讲书稿。等到活动终于开场时,我已根本没有思路讲出事前设计好的主持稿,原本强项的主持,也大打折扣。更意外的是投影从开始就出问题,只能从几十米外的后来台操作。两个小时活动结束后,我们终于勉强舒了口气,满心不安地在散场观众的脸上寻找答案——对活动满意吗?看着满场的热烈,我们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伙伴陆莹非事后“严正”批评我的主持水准的时候,那双批评的眼睛,烙印在了我的记忆里。这是不同于以往我所熟悉、追求并享受的那种目光。

松开的眉头——在11月第二次书声活动“朗读场”前,我们开始犯难如何把在20人小场朗读中的那种氛围扩展到两百人场。数位伙伴的眉头一直紧锁着。为了建设团队,这次让另外两位伙伴负责,结果偏偏事情更多。比如团队不断出现变故和争吵,比如我们三人的审美标准差异很大。五六场练兵场中,这几个紧锁的眉头,一直在思考着、观察着。乐观派的王旭,因为自己读出来眼泪,因为在别人的朗读中找到感觉,开始欢乐起来。对朗读有不同标准,并且有更多朗读经验的苏果,以及合作方的小马哥则一直紧锁着眉头。直到活动前一天下午的彩排中,他俩的眉头终于松开。当苏果开始高兴地说:“王旭姐,我找到感觉啦!”这一句如天籁一样,传入我的耳中。当一直接着的小马哥竟然也开始欢快地唱起歌来。拿起DV拍起大家来,紧绷了一个多月的不安终于开始放开。事后开始写活动回顾文时,当我调出这一时刻的几个人的神情,我醉了,并且将文字停在了这一幕,不再写后面的事。我看到了另一种目光,那种眉头松开后的开怀的目光。

之前,我所享受的是活动中的参与者们的眼前一亮、思维迸发的那种闪闪目光,而经过两次书声的挑战和紧绷,我发现,看着伙伴们的眼睛因组织者的责任而松开眉头、开怀的目光,可以这样醉人。这些眼里的光,也开始成为我的贪念,让我沉醉不已。



原来你也在这里。明请续看本栏。

安徽绩溪至北村途中口占

张胜云

翠岭连绵列屏幛,登源清激映晴空。八方四面一岚气,两短三长五指峰。杨柳曲吟杨柳翠,杜鹃鸟叫杜鹃红。恼人景色看不得,且任春心随晚风。

陆毛、四明闯进我小屋时,我正在灶后添柴烧火。四明在门外就叫:“老贵祥的手表掉井里去了!”村里男人有两样物件最金贵,一是脚踏车,二是手表。脚踏车用来代步,粗糙些不碍事;手表则是奢侈品,不厌其新,不厌其名贵。村里女人不戴表,男人们戴表也主要是卖样、摆谱,因为上工有钟声,放工看日头,哪用得着看手表。

男人们的手表,牌子还真不少:国产的,有上海牌、钟山牌、东风牌;外国的,有苏联的光荣牌、飞行牌;最好的进口货,当数老贵祥手上那只“西马”表,瑞士货。这只名表,说起来还有一段来历——

那年冬天,“破四旧”还在狂热当口。附近几个公墓的坟都挖得差不多了,老贵祥才第一次进徽宁公墓。他想物色几块石碑垫猪棚。正寻找,一个男人在墓地上向他招手,问:“师傅,能帮帮忙吗?”

他走过去问:“要帮什么忙?”男人指着脚下那坑,说:“这底下的骨殖,你能帮我收一收吗?”老贵祥顺他手指一看,墓碑撬开了,棺材也被挖走了,只有一摊白骨散在坑里。他再看那男人,愁容满面,白发半头,衣裳却干净,知是

威尼斯如何回忆“威尼斯之女”?一部同名电影,把“威尼斯之女”的生活写得如诗如画:早上陪贵族们比剑,晚上和国王们上床;生死关头,心爱的男人为她挺身而出——谁信呀,他连娶她的勇气都没有。曾经痛恨她的,男人的正妻,在临终前忏悔自己的嫉妒,请求她的原谅。嗯,大圆满了。荷兰怎样评价它“市民与妓女”的年代?十七十八世纪,阿姆斯特丹作为“娼都”,大量海员和商人出没,带来色情业的极大发达。幽默的是,除了为“失足妇女”,还为洗衣妇、佣人、房屋租赁业以及……音乐家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有一国的外相说:敝国的经济起飞,是以牺牲一代女性为代价的。实话实说,却激怒了他的同胞们。最后,外相道歉,鞠躬,辞职下台。

而中国人,又怎样回忆评价金陵八艳、八大胡同、秦淮女子……只视她们为浆声灯影的一部分,泪溅在波心是冷月无声,血洒在扇上是桃花一曲吗?

看过那么多老电影,《杜十娘》《桃花扇》《玉堂春》……里面的青楼生涯都是一式一样的:春天,河水,柳枝荡漾,有个伶牙俐齿的八哥或者丫环娇唤一声:“某公子来了。”帘

红馆人的公关文案

叶倾城

子一挑,盛装丽人与白衣少年一见钟情。总有个妈妈笑得一脸谄媚,一堆庸脂俗粉、莺莺燕燕来陪衬女主的不染尘。她当然是声色艺三绝,不世出的才华与美貌并重,而爱上男主,只因为男主儒雅风流。她总是掷地有声地说:“妈妈,我卖艺不卖身。”这是导演对秦淮生涯的想象,也是大部分中国文化男性的共同春梦吧?青泥白莲是全民族的精神偶像。

这想象已经够美,而张爱玲还说:“良善的妓女是多数人的理想夫人。既然她仗着她的容貌来谋生,可见她一定是美的,美之外又加上道德。”秦淮女子把这理想又推进了一步:有才情;能忽略男人皮袍下的小——包括体格和钱包,裸出他们内在的灵魂;不爱财,只爱男人那熠熠生光的才华。

这样的神话,感动过一代一代中国男人吧:都自以为才华盖世,都真心相信董小宛嫁冒辟疆是因为后者翩翩佳公子,而不是因为他有钱有势有房有车,能带来安定的生活。



忘了是哪位男性作家,曾经吐露心声,但愿娶一位仰慕他的、从良的妓女。良家女见识短浅,不过嫁鸡随鸡;而一个在风尘中打过滚的女子,见多识广,慧眼识英雄,舍王公舍贵胄取文人——这种事,历史上发生过吗?

还有女性作家,含悲忍怨地娇嗔说宁回秦淮当歌妓,至少那个时候,文化是酒桌上的佐料,也算上得台面。我不免冷笑:你穿越的时候别神点儿,一不小穿到北宋的宣州,当时知州吕士隆,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答妓”。到那时,您才知道什么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着”的。

在想象与现实之间,有怎样的天赋,我们不能起柳如是、顾横波于地下,追问她们的心路历程。只是以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的天然同情,想象那以色事人,欺骗与被欺骗,背地的垂泪转身的满脸堆欢。她们想嫁好人家吗?没有好的家庭背景,不见得有嫁妆,精明计算的男人不会娶她们。即使她们死乞白赖嫁了,会幸福吗?绝大多数都无子嗣的她们,将如何在大家庭存身……我情不自禁打个寒颤。

而那些江湖流传的故事……就当作红馆人也自有公关文案,所以说得滴水不漏吧。

森镇的政府曾经有过计划,要在茅山上开发一些旅游景点,虽然最终这个计划因为茅山的知名度太低、人流量太少而搁浅了,但是当年,政府也找了一些工程师上山来策划。为了节省每天上山下山的时间,有几位工程师便住在了天明寺里。

工程师中间有位中年大叔,样子看起来很厚道,戒嗔还记得他的笑容很温和,见到人便露出平凡谦和的笑。大叔对我们也很客气,如果在院落中见到我们,便客气地行礼,等我们行礼后,又再次行礼,也正因此,常常互相行礼好些次才能结束,以至于到了最后戒嗔都有些害怕和大叔相遇了。

工程的策划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有一段时间,策划的进度耽搁了,几位工程师都闲了下来。其中几位工程师乘机上附近的山里闲逛去了,只有大叔没有走。大叔每天都坐在寺门前的石头上看落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

戒嗔看着大叔的样子,忽然想起智缘师父曾经说过他坐在那块石头上看落叶的事情。戒嗔觉得大叔一定有些心事,可是大叔从来没有露出不快的样子,只是静静地坐着。戒嗔终于压制不住心中的疑惑,坐在大叔旁边一起看落叶。

大叔忽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问戒嗔:我们的人生如何才能满足于平凡?戒嗔怔怔地答不出大叔的问题,大叔又对戒嗔说了一些往事。

原来大叔毕业于一所挺有名的学校,毕业那年,大叔为自己的人生设立了很多目标,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个杰出的人。刚工作的时候,大叔还不断地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着,可是总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目标始终没有实现。再后来,大叔结婚了,然后有了孩子,当年所设下的目标一个个落空了,到现在看来,已经越来越遥不可及了。

忙碌的生活让大叔忘记了曾经的梦想,最近清闲下来了,大叔忽然想起那些遥远的梦,觉得曾经有着抱负和理想的自己仿佛注定要归于平凡,与梦无缘了。

所以大叔问戒嗔:我们的人生如何才能满足于平凡?

戒嗔跑进佛堂问智缘师父。智缘师父想了想,拿着一只盛放着白开水的杯子走到屋外,当着大叔的面,把这杯水倒在了院子中的石头桌上。水哗的一声铺满了桌子,大部分水都顺着桌子上的微小坡度流到了泥土里,只有在不平整的桌面低洼处残余了一点点水滴。

大叔呆呆地望着智缘师父,不知道智缘师父的意思。智缘师父说:明天,我来告诉你答案吧。

第二天一早,大叔早早地站在桌子前,昨天的那些水渍早已干涸了。智缘师父说:昨天的那杯水,有一小部分留在了桌面上,经过一天的暴晒,它们已经蒸发到了空气中,而绝大部分的水则渗透到了泥土中。每个水滴都曾经梦想着要升华在空气中,只是真正能留在桌面上有机会被升华的水滴少之又少,而大部分水滴又怎么样了呢?它们有些穿过泥土,汇集到山泉中,变成一杯杯清雅的香茗;还有一些附着在植物的根茎上,默默地向上游动,变成了片片绿叶里的汁液。谁敢说这些流到泥土中的水没有价值呢?它们从来没有平凡过。

当那杯水倾泻在桌面之际,每滴水珠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书法) 夏宇

城里人,便指着坑底白骨问:“这是谁?”男人说:“我父亲。”老贵祥闻言,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四处转转,找来一只骨髹,又拔了几把枯草,把骨髹里外都擦净。他束紧腰带,下了壕坑,赤手把那些白骨一块块、一根根捡起来,小心放进髹里;然后透开一块老布,把髹髹轻轻包起;做完这一切,

“西马”表

——乡野行迹 彭瑞高

才把骨髹和包袱托上地面。他爬出壕坑,往手心里连连呵气。男人摸出手帕来,示意他擦手。老贵祥却把手朝裤子上擦了擦,说:“不用了。”又问男人:“这骨殖你怎么拿回去?”男人苦着脸说:“还是要麻烦你呢。”老贵祥捧起骨殖,由男人引着,往公墓门口走去。一辆小轿车已在门外,男人打开车门,又说:“请师傅帮忙帮到底吧,跟我去一趟上海,可以吗?”老贵祥想了想,同意了。

男人请老贵祥坐后座,自己坐前排,示意司机开车。开出一段路,男人问老贵祥,姓什么名什么,几岁,住哪里,老贵祥就是不吭声。男人觉得奇怪,就回头看老贵祥。只见老贵祥脸色很紧,额头上全是汗,就问:“你怎么了,是不是



一杯水的人生

释戒嗔

